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 
第六回 同釣魚越公恣志 撻宮人煬帝生嗔

詩曰：赫赫巖巖民具瞻，莫誇勢位正炎炎。

月圓虧損皆因滿，鋒刃傷殘只為尖。  
富貴逼人雖有命，威權震主豈無嫌？  
贈君一定持盈法，天地神人都好謙。

又曰：

從來戾氣最難消，官大功高色便驕。  
任是到頭膏鼎鑊，眼前且作小人豪。

卻說煬帝自宣華入宮後，神情狂蕩，今日賞花，明宵玩月，終朝只是飲酒賦詩，宮中行樂。怎奈人欲無涯，得隴望蜀，一日日只管奢侈起來。錦繡嫌其無色，珠玉憎其不香；守著許多桂殿蘭宮，只恨沒處遊賞。一日與蕭後、宣華二人同避暑在太液池邊，時清泉見底，碧柳參天。三人歡飲了半日，煬帝因日色當午，天氣炎蒸，一時心下煩躁起來，忽忽然說道：「朕想為天子者，富有四海，則四海之內，皆是天子行樂之場。朕今虛其名，卻單守著這幾間悶殺人的宮殿，無一處可以散心取樂！」蕭後道：「陛下要造幾所有趣的宮館，卻也不難，何須這般著惱！」煬帝道：「要造宮館，有何難哉。只奈外庭這些官員，動不動便要來攔阻。」蕭後道：「這些官員，能有幾個忠臣？就是來諫，也都不過是博虛名要圖富貴。陛下若肯時常賜宴，與他們同樂，他們自然加意奉承，誰來攔阻！」煬帝笑道：「外官的醜態，被御妻一言都摹寫盡了。別官猶可，獨有楊素這老兒，專會作梗，莫若明日就在太液池，假釣魚為名，先宣他來賜宴，酒席間，慢慢將伏樂挑他。他若可動，其餘不必問也。」蕭後道：「聖諭甚善。」三人商議已定，趁著晚涼，浴罷蘭湯，重陳些瓜果，也不歌，也不舞，微言談笑，直飲到斗轉參橫，銀河瀉影，方各各回宮安寢。後宋人蘇東坡有《洞仙歌》詞一首，單道宮中夏夜之妙：

冰肌玉骨，自清涼無汗。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繡簾開，一點明月窺人，人未寢，欹枕釵橫鬢亂。起來攜素手，庭戶無聲，時見疏星渡河漢。試問夜如何，夜已三更，金波淡，玉繩低轉。但屈指西風幾時來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。

次日，煬帝駕臨太液池，叫兩個內相，傳旨宣楊素入宮。卻說楊素自擁立了煬帝，赫赫有功；朝政兵權，皆在其手；文武官員，無不敬畏。他因天下無事，也就蓄些歌兒舞女，日日在府中飲酒快樂。入朝也罷，不入朝也罷，誰敢管他閒事！這一日，正與寵妾張美人、陳美人在長楊館著棋避暑，聽得有旨宣詔，隨坐了一乘涼橋，領帶跟從，竟入朝來。到了太液池，煬帝看見，自然是迎下殿來，規矩是叫免朝，少不得要賜坐。楊素也不謙讓，竟只是一拜就坐。煬帝道：「久不面卿，頓生鄙吝。今見殿角微涼，碧柳清泉，游魚可數，故詔卿來同觀而釣焉，以為君臣竟日之樂。」楊素道：「老臣聞『縱禽則荒，縱獸則亡。』昔魯隱公觀魚於棠，《春秋》譏之；舜歌《南風》之詩，而萬世誦德。陛下新登大位，年富力強，願以虞舜為法，不當效魯隱之尤。」煬帝道：「朕聞蟠溪叟，一釣而興周朝八百之基；賢卿之功，何異於此！朕念卿功不能忘，故有釣魚之命，非敢以禽獸荒耳。」楊素大喜道：「陛下既以此念臣，臣故不敢不以此報陛下。」二人相視大笑。煬帝隨命近侍將坐席移到池邊看魚。原來這太液池，是引入的活水，外面直與江河相通，闊雖不過十數丈，卻透透迤迤，四隻環繞過殿來，正當中有一道白石橋，繞岸都種著參天高的柳樹。此時清風徐來，碧影交加，池邊毫無半點兒暑氣。煬帝與楊素一頭說，一頭笑，慢慢的走到池邊。向池中一看，果然是紅成行，青作隊，無數游魚在清泉中來往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頷首浮游水面，錦鱗跳躍波心。鱷魚口含銀齒，鮫魚背列珠文。有幾個板魚片立，有幾個比目雙游。有幾個洋洋自得者，揚鱗而鼓鬣；有幾個悠然以逝者，擺尾而搖頭。有幾個傍浮萍而吹沫，有幾個逐虛影而吞花。有幾個懷藏匕首，有幾個腹寫相思。有幾個巨口細鱗的，狀如松江之鱸；有幾個魴魚尾的，情同王氏之民。有幾個西江不能活，常抱鮒魚之渴；有幾個龍門未得意，尚頽之羞。有幾個鯊，豈入饗賓之席；有幾個庖鱉鱸，不登燕飲之筵。有幾個乍浮而乍沉，有幾個在淵而在渚。有幾個濶上分來，樂同莊惠之知；有幾個豐年遺下，兆入牧人之夢。有幾個感前魚之泣，有幾個悲彈鋏之無。有幾個中孚示信，有幾個於徵仁。有幾個白色的，曾躍武王之舟；有幾個千歲的，不上詹公之。有幾個銜尾而進者，宛似宮人之貫；有幾個比翼而游者，渾如楊柳之穿。有幾個冥鯢，養南遷之翅；有幾個魴，游敝筍之梁。有幾個嘉魚，式君子之樂；有幾個烹魚，係美人之思。說不盡那吞舟漏網，言不窮那有翼無鱗。正是：鴛鴦池上情無限，魚藻宮中樂事多。

二人飽看了半晌，煬帝說道：「游魚鮮美可愛，朕欲親釣一尾，為賢卿作饌，可乎？」楊素道：「怎敢勞陛下！還是老臣釣了獻上。」煬帝道：「既如此，朕與賢卿同釣，以先得者為勝，得遲者罰一巨觴，何如？」楊素道：「聖諭最妙。」煬帝遂叫左右取絲綸，又叫將兩張金交椅緊緊移到池邊。此時也不分個君臣上下，二人竟並排坐了。柳蔭中，忽微微露下些日影照著。煬帝又叫取御蓋來遮。左右忙拿了兩把黃羅御傘，一把罩著煬帝，一把蓋了楊素。兩邊簇擁著無數的宮人爭看。他二人將香餌係於鉤上，執竿在手，都投綸於清泉之中，隨著波痕來往而釣。正是：

太液池中簇錦鱗，綠楊影裡並垂綸。  
須知別有閒絲餌，臣釣君兮君釣臣。

釣不多時，煬帝將手往上一提，早釣起一個三寸長的小金魚來。煬帝大喜，就對楊素說道：「朕釣得一尾了，賢卿可記一觴。」楊素因投綸在手，恐驚了魚，竟不答應，但把頭點了兩點。及扯起看時，卻是一個空，只得將鉤兒依舊投下水去。不多時，只見煬帝又釣起個小魚來，也只有三寸長短。煬帝又說道：「朕釣得二尾了，賢卿可記二觴。」及楊素將手往上一扯，卻又是一個空。眾宮人看了，不覺都掩口而笑。楊素看見，面上微有怒色，便說道：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？這兩個小魚，不足辱王者之綸；待老臣試展釣鼈之手，釣一個金色鯨魚，為陛下稱萬年之觴，何如？」煬帝見楊素說此大話，全無君臣之體，心下十分不悅，便把竿兒放下，只推要淨手，遂走起身來，竟進後宮而去。

楊素哪裡管他，只低了頭坐著釣魚。卻說煬帝走入宮來，滿臉怒氣。蕭後接住問道：「陛下與楊素釣魚，為何忿怒還宮？」煬帝道：「叵耐楊素這老賊，驕傲無禮，在朕面前十分放肆。朕欲叫幾個宮人殺了他，以泄胸中之氣！」蕭後忙阻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楊素乃先朝老臣，又有功於陛下，今日宣他賜宴，無故殺了，外官必然不服。況他又是個猛將，幾個宮人如何禁得他過？一時弄破圈兒，他兵權在手，猖獗起來，社稷不可知矣。陛下就要除他，也須緩緩而圖，今日如何使得！」煬帝想一想道：「御妻之言是也。」更了衣服，依舊到太液池來。只見楊素還低著頭在那裡釣魚。煬帝從背後走來，留心將他一看，只見他坐在黃羅傘下，風神秀異，相貌堂堂，幾縷如銀的白鬚，趁著微風兩邊飄起，恍然有帝王氣象。煬帝看了，心下甚懷妒忌。須臾就坐，見楊素一個也不曾釣起，因笑問道：「賢卿這一會釣得幾個？」楊素道：「化龍之魚，能有幾個？」說沒了，將手一提，真個事有湊巧，剛剛的釣起一尾金色鯉魚，長有一尺二三寸。楊素便將竿兒丟在地下，笑說道：「有志者事竟成。陛下以老臣為何如？」煬帝亦笑道：「有臣如此，朕復何憂！」隨命看宴。二人立起身來，正要上殿，只見一個內相走來奏道：「朝門外有一個洛水漁人，獲了一尾大鯉魚，金鱗赭尾，有些異相，知是神物，不敢私賣，願獻上萬歲。」煬帝叫取進來看。不多時，兩三個太監將一個大盆盛了，抬到面前。煬帝與楊素二人，仔細一看，只見那魚有五七尺長短，鱗甲上的金色照耀與日爭光，真個鮮明可愛。有詩為證。

錦甲芳鱗金色鮮，似當九二見於田。  
莫言誤入漁人手，頭角成時自上天。

煬帝看了，歡喜道：「好個鯉魚！」就要放在池中。因對楊素說道：「卿於池中釣得一尾小者，朕即將此一尾大者補入，可謂小往而大來矣。」楊素道：「此魚大有神氣，恐非池中之物，莫若殺之，可免異日風雷之患。」煬帝笑道：「若果是成龍神物，朕雖欲殺之，不可得也。」因問左右道：「此魚曾有名否？」左右道：「不曾有名。」煬帝遂叫取硃筆來，將鯉魚額上親寫「解生」二字，以為記號。因說道：「此魚將困死，朕為解其生。」隨命左右放入池中。又叫厚賞漁人。此魚入池，得了水性，真個圍圍洋洋，悠然而逝。正是：

曾聞養虎能遺患，何事君王又放龍？

他日風雷池上起，始知神物有奇蹤。

煬帝放了魚，隨同楊素上殿來飲酒。此時宴已安排齊整，二人分席而坐。左右斟上酒來次第而飲。眾宮人歌一回，舞一回，又清奏一回細樂。二人飲到微醺之際，煬帝忽說道：「朕聞古人有詩云：『既見君子，並坐鼓簧。今者不樂，逝者其亡。』又說道：『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游？』這二詩都是勸人及時行樂，不要錯過時光。朕與賢卿，君臣一心一德，又幸喜天下太平，正宜朝歌夕舞，勉圖歡笑；若只管虛守富貴，豈不為詩人所笑？」楊素道：「陛下之意固美，但恐物極則反，泰極則否。窮奢逞慾一旦不繼，那時天下喪亡，卻將奈何？譬如江南陳後主，非不奢華靡麗，以快一時之志，後為先帝所擒。家亡國破，雖欲常享富貴，豈可得乎？前車如此，陛下又何羨焉？」煬帝笑道：「人生但患無享天子之福耳，他何足慮？」二人正笑談間，只見左右將釣起的三尾魚，切成細膾，做了兩碗鮮湯，奉將上來。煬帝看見，就叫近侍滿斟了一巨觴，送與楊素，說道：「適才釣魚有約，朕幸先得，賢卿當滿飲此觴，庶不負嘉魚之美。」楊素接酒，慢慢的飲乾。也叫近侍斟了一觴，送與煬帝，說道：「老臣得魚雖遲，卻是一尾金色鯉魚。陛下也該進一觴，賞臣之功。」煬帝也就吃乾了，又說道：「朕釣得是二尾，賢卿還該補一杯。」就叫左右斟了送來。楊素此時已有八九分酩酊之意，就說道：「陛下雖是兩尾，未若臣一尾之大；陛下若以多寡賜老臣，老臣即以大小敬陛下。臣不敢奉旨。」左右送酒到楊素面前，楊素將手一推，左右不曾防備，撲啷的一聲響，把一個金杯跌在桌上，一杯酒濺了楊素滿臉滿身。一件淡青暗蟒的沙袍，都被酒濕透了。

楊素先釣魚不著，見宮人含笑，心下已是大惱；不期又潑了這一身酒，便勃然大怒道：「這些蠢才，如此無狀，怎敢在天子面前，戲侮大臣！要朝廷的法度何用？」叫左右拿下去重責。煬帝見宮人潑了酒，正要發作，不想楊素也不顧他，竟自氣昂昂的高聲叫打；煬帝轉不好發作，又不好攔阻，只得默默不語。眾宮人見煬帝不言，又見楊素厲聲叫打，沒奈何將那潑酒的宮人扯下去打了二十下。楊素才轉身對煬帝說道：「這些宦官宮妾，最是可惡。古來帝王，稍加姑息，便每每被他們壞事。今日不是老臣粗暴，懲治他們一番，使他曉得陛下雖仁愛，還有老臣執法；以後自然小心謹慎，不敢放肆。」煬帝道：「賢卿為朕，既外治天下，又內清宮禁，真可謂功臣矣！再飲一杯酬勞。」二人又吃了幾杯。楊素已十分大醉，方才起身謝宴。煬帝又叫兩個太監，將他扶掖而出。楊素一邊走，口裡一邊猶喃喃罵宮人不住；只罵出朝門，方才上轎而去。後人讀史至此，有感而賦詩云：

釣魚池上不容情，叱打宮人太橫行。

豈是為臣無上下，只緣天子是門生。

又云：

至尊名位赫然高，臣子如何敢架驚！

只為陰謀曾借箸，任他播弄任他驕。

卻說煬帝見楊素醉撻宮人，心下十分大怒。還宮就對蕭後說道：「楊素欺朕太甚，怎敢在朕面前也不請旨，就將宮人叱打。朕必要誅這老賊九族，方快吾心！」然後道：「他恃著擁立之功，又倚著兵權在手，故如此志驕氣盈。妾聞志驕者必敗，氣盈者必覆，楊素不久當自斃。陛下只宜徐俟之，不可先激其變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雖則有理，只是心下一時忿恨難消。」蕭後隨叫近侍再看宴來，與萬歲爺撥悶。煬帝坐了一歇，心下稍定，便問道：「宣華如何不見？」蕭後道：「昨夜想露坐，夜深受了些風露，今日說是病在宮中，不曾出來。」煬帝聽見宣華有病，酒也不吃，連忙走起身，到後宮來看。到了宮門，眾宮人接住。煬帝便問道：「娘娘可曾起來？」宮人答道：「今朝一日，並不曾起床，茶飯也都不吃。」煬帝愈覺心慌，走到床前揭起帳來，仔細一看，只見宣華不言不語，昏昏沉沉的睡在那裡。真個是：

似弱柳還無力，比黃花瘦更多。梨雲撐不起肩窩，粉香銷半臂，翠黛蹙雙蛾。黯黯似添酒病，慄慄疑魔春魔。眼痕一線倦秋波，瑣窗鶯話細，珊枕髻兒矮。

煬帝見宣華臥床不起，便輕輕的問道：「夫人今日為何身子不快？」宣華側過身來，看見是煬帝問她，便低低答道：「賤妾不幸，忽罹此疾，十分沉重，多分要與陛下長辭。」說訖了，腮邊早流下淚來。煬帝慌忙道：「夫人偶爾違和，不過是一時之病，稍加調理，自然就好，何必這樣悲傷。」宣華道：「妾病在膏肓，料不能生，陛下有所不知。」煬帝道：「想是天氣炎蒸，受了暑氣？」宣華道：「深宮大殿，暑從何來？」煬帝道：「不是暑，就是昨夜貪涼露坐，感冒了些微寒。」宣華道：「也不是寒。」煬帝道：「既不是寒，又不是暑，此病難道無因而起？」宣華道：「病雖有因，只怕與陛下無緣了。」說著又哭。煬帝道：「夫人不消過悲。有甚緣故，可明對朕說，免朕孤疑。」宣華拭淚說道：「昨夜還宮，妾夢朦朧睡去，只見一個宮人奉旨來道：『皇爺在殿上，立詔娘娘快去。』妾夢中不知，只道是陛下呼宣，忙忙隨她前去。到了一所宮院，也是帝王家氣象。妾上殿時，猛見先帝坐在上面。妾驚慌無措，只得俯伏在地請罪。先帝責妾道『朕在宮時，待你不薄；如何我屍肉未寒，你就在宮中淫亂？』賤妾驚得汗流浹背，無言回答，只得推是陛下之意。先帝就說陛下道：『他十三年後，自然來見我。今日卻先饒你不過！』就自起身，將沉香如意把妾頭上打了一下。妾忽然驚醒，卻是一夢。至今頭岑岑若碎，精神恍惚，合眼就是那宮人來詔妾，故知侍奉陛下不久了！願陛下保重龍體，無以妾為深念。」說罷，涕淚如雨。

煬帝聽見這段話，自家心下先有幾分駭怕，只得安慰宣華道：「夢寐之事，未足深信。夫人還要安心調養，不要這等胡思亂想，消耗精神。」宣華道：「妾不忠於先帝，罪無所逃，今日即粉骨碎身，亦不足惜。但以妾身之故，玷陛下美名，今又不能長隨枕席，寸心未免有遺恨耳！」煬帝聞言，邊泫然泣下，說道：「夫人保重，必不至此。朕明早宣御醫來看，便有分曉。」少頃，蕭後亦來看病，又勸慰了她一番。宣華略答應了幾句，便昏昏睡去。此時煬帝立不是，坐不是，心中十分焦悶。正是：

明月團圓能幾日？好花開謝不多時。

到頭一死何曾免，添得污名青史垂。